

京西古商道村落旅游开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余 煌，杜姗姗，陈建周，罗红玉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北京 100191)

【摘要】京西古道集商道、香道、军道为一体，其中古商道因兴起时间最早、文化影响最深而备受关注。古商道沿途散布着众多村落，村落是古商道的重要节点和商旅文化的空间载体，也是以旅游推动乡村振兴的着力点。通过对古商道沿线爨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三家店村、苇子水村等典型村落的具体分析发现，适用于京西古商道村落旅游整体开发的通适性政策包括：一体化、多元化、固有化、深刻化、先行化和模式化。

【关键词】旅游开发；古商道；古村落；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K87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52(2020)02-0043-06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进入新纪元，乡村旅游的兴起，激发了乡村振兴新动能。《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旅游业发展规划》亦指出，要强化资源、要素和空间的统筹利用，实现旅游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门头沟区处于北京西山地区，对外沟通山西、内蒙古高原，对内是进入北京城区的门户，这里有历史悠久的京西古道贯通全地区，相对封闭的山地环境，令该地区得以留存了众多古村落，成为了北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村落聚集区。

京西古道是北京大西山地区在历史中形成的具有线性文化遗产性质的古老道路，按照其功能可分为古商道、古军道、古香道。古商道是京西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历史见证，两旁残留着众多的村落、古迹、碑刻、关城、寺庙等历史遗迹。村落是人类思想与自然环境相结

合的产物，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经济价值和科学研究价值^[1]，且依旧处于历史演变过程中。这条古商道沿线的不少村落已经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和“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近年来，京西村落旅游开发也成为京郊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旅游开发^[2]、遗产保护^[3]、空间布局^[4]等方面对京西古村落开展研究，虽然从单个古村落开发的角度对京西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进行了有效探索，但较少从线性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考虑京西古村落的旅游一体化开发。

本文以大西山古商道为例，选取古商道沿线的爨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三家店村、苇子水村作为案例，研究古商道沿线这五个代表性村落旅游开发的现状，总结京西古商道村落旅游整体开发存在的问题，以期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古村落旅游开发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收稿日期】2019-11-03

【作者简介】余煌(1998—)，男，湖南岳阳人，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2019级人文地理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乡村地理、城乡规划、文化遗产区域保护规划。

二、古商道及沿线村落

(一) 古商道

古商道的正式修建起步于南北朝以前,既有官修、民修,又有寺庙参与修建,经元、明、清三代不断增修,古商道日趋完善,发展为北京西部最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古商道东起四条道路:西山大道、玉河古道、庞潭古道、卢潭古道。四条道路会于王平口关城,继而往东经板桥,过大寒岭,则又分四道:一通昌平南口,二达河北怀来,三至易县紫荆,四抵沿河关城。由此古商道构架起北京湾至山西高原、内蒙高原的通道,古商道既用于北京地区与河北、山西、内蒙古地区之间经济物资运输,又是北京西部郊区为北京中心城区提供物质给养的交通线路。

(二) 古商道沿线村落

古商道沿线有着许多极具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古村落^[5],古商道沿线的古村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承载空间。从朝代发展来看,唐代是古商道村落形成的萌芽期;宋辽金时期,偏西地区开始出现较为集中的村落营建;元代,古商道沿线村落发展渐进而有序。从唐至元,古商道村落整体上呈点轴式的空间发展格局;明代,古商道村落呈井喷式发展,为激增期;清代,村落的数量增加不多、分布较为均匀,形成稳定期^[6]。纵观从唐至清的历史时期,古商道沿线的村落起源早,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稳定发展直至今天,充分说明古商道沿线村落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7],显示了不容小觑的科学研究价值。

受交通条件与经济活动影响,这些村落选址多靠近古商道与永定河廊道海拔500m左右山坡中的东坡、南坡以及沟谷地带^[8],山环水抱,既能在冬季抵御西北风,又便于村落取水满足生存需要。村落空间分布以古商道为主轴,呈点轴式分布;以永定河天然廊道及其支流为线,村落沿线分布。根据西山地区山地划分,村落深山区分布密度最大,平原区与浅山区次之。

(三) 案例村落的选取

本研究试图通过对研究区域案例村落的具

体分析,找到古商道沿线村落旅游发展的共性,试图探索出适用于所有京西古商道村落旅游整体开发的通适性策略,因此选取案例村落。

古商道沿线的村落空间分布上有密集区与非密集区之分,大寒岭以西地区与王平口以东地区是古村落分布密集区,大寒岭与王平口之间则分布较少的古村落。

在案例村落的选取中,从大寒岭以西地区古商道沿线村落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爨底下村与灵水村,从王平口以东地区选取最有村落特色的琉璃渠村与三家店村,从古商道中部地区选取颇具历史价值的苇子水村。五个案例村落中,爨底下村、灵水村、琉璃渠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录,三家店村与苇子水村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三、古商道村落旅游开发的现状与问题

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文化的价值在不断凸显,文化遗产作为文化的一大载体更是受到了外界更多的关注。《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加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规划》强调,要注重长城、运河及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的保护和利用,这体现出了北京市政府对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重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在三大文化带中包含有最为显著的特色,京西线性文化遗产古商道作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一大组成部分,其沿途分布的大量村落均具有古商道重要节点和商旅文化空间载体的重要意义。曾经的商旅往来、军事防御、煤炭及其他物资供给、工艺制作等活动均对这一地区村落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促进作用,各个村庄的主导成因也有所差异,例如有商户、军户、工艺等成村类型。这些村落作为遗产廊道的核心构成资源与历史文化的空间载体^[9],拥有重大、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

随着城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有的古村落经历了沧桑变化已然无迹可循,有的则由于城镇建设使得原风貌遭到破坏,还有一些村落人口外流,活力不再。但是京西村落由于多藏匿于深山之中,现代的工业文明对其影响较平原地区要

小,部分村落的空间格局、传统风貌以及民俗风情、生活方式得以较为完整的保存下来,一些村落还通过合理的保护开发在社会活力上得到了相应的提升,例如爨底下、灵水村等。

但就整体而言,古商道村落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随着乡村旅游的热度持续增强,这些村落也希望通过开发旅游来进行乡村振兴。目前京西古商道沿线村落的旅游开发面临着各自为政的局面,特色不明显,产品单一化,许多值得被挖掘的历史文化因素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应用;旅游开发中保护不够到位,存在传统的村落自然肌理以及整体风貌特色被破坏等问题^[10]。

(一) 村落合作缺乏,整体不强

古商道沿线各村落旅游发展各自为政,盲目开发,形成不利于旅游业整体发展的区域内部的恶性竞争。如爨底下村、灵水村和苇子水村均依托自身物质资源与特色文化相继开展乡村民俗旅游,但旅游开发形式和旅游开发内容趋同,各村落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狭隘性开发思路导致旅游资源的浪费和旅游发展空间的受限。爨底下村已有四百多年的悠久历史,保留着珍贵的京西传统民居与北方山地建筑的印迹,罗哲文先生对其布局独特、建造精美的明清时期山地合院建筑群给予高度赞扬。在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爨底下村因地处高等级旅游资源富集区,也面临激烈竞争。北京拥有众多历史文化遗存,爨底下村作为一个村落景点,在北京的大旅游竞争环境中处于弱势地位。

(二) 旅游产品单一,体系不全

旅游产品结构单一,产品体系有待完善。京西古商道村落旅游产品多限于以自然风光、历史古迹为带动的观光旅游产品,且旅游产业链缺乏以酒店用品业与旅游装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旅游制造业,其单一性无法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游客对于村落旅游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是多样化的,而大部分村落只能提供单调的观光旅游,不能让游客深入村落得到历史文化熏陶和乡村生活体验^[11]。村落目前缺乏可供游客参与的旅游体验活动,观光游过于单调,重要的景点只可进行粗略的游览,与游客之间缺乏互动。

苇子水村在明代成村,因村内有水塘生长芦苇得名,村落依山体走势和山洪泄水道而建,河流穿经村内,村内有多座石桥,桥身的长短随河沟宽窄变化而变化。民俗旅游项目多且物产丰富,使得苇子水村逐步发展起旅游业,苇子水村有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苇子水原生秧歌。该村每年都会举办“香椿节”,这时也是其旅游旺季。目前苇子水村充分挖掘自身传统文化,凭借富于特色的人文景观,稳健开展民俗接待旅游服务。苇子水村的民俗旅游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由于村落旅游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较低,村民不理解古村落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对于村落文化的展示处于较低层次,旅游产品结构急需调整,产品体系亟待完善。

(三) 传统工艺衰弱,传承不佳

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村落的传统制造业开始没落,与其相关的制作手艺缺少新生代力量的传承^[12],同时村落的劳动力开始流失。目前京西村落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流向北京主城区,导致了村落自身发展失去了动力,缺乏发展活力。如琉璃渠村因当地盛产烧制琉璃的最佳原料柑子土,千百年来,享有“琉璃之乡”的美誉,被誉为“中国皇家琉璃之乡”。当地政府与北京琉璃之乡旅游有限公司合作,依托“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优势背景,开展琉璃渠村历史古迹与琉璃文化综合开发项目。琉璃制作技能的掌握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现代人很少有人愿意长时间的去学习,村落年轻一代对琉璃文化认识不够,琉璃制作工艺亦停滞不前,这就导致珍贵的琉璃技艺面临失传的危险。

(四) 文化挖掘不足,深度不够

古商道村落文化底蕴表现力不足。旅游地文化是一定空间地域上的旅游资源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复合文化形态,村落的文化是乡村旅游发展的灵魂,一个好的村落旅游地必须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时刻感受到村落独有的、彰显品位的乡村文化氛围。门头沟区琉璃渠村作为一个具有独特皇家文化背景的古村落,却在自身文化展示上缺乏有效投入,现有环境中

能够凸显琉璃文化的建成设施极少。

三家店村是京西古道主线的起点,是北京城沟通京西山区和河北、山西的交通枢纽。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因为运煤所需,曾在永定河上架起过木板桥,对仓储物流起到重要作用,商业发达,富户众多^[13]。村中现存文物古迹众多,天利煤厂、龙王庙、白衣观音庵、二郎庙、关帝庙、铁锚寺和山西会馆等都是村内保留完好的建筑,但如今三家店村游客较少,仅以徒步爱好者为主。三家店村现今的区位优势已不复有历史时期的风采,其旅游开发也存在对其独特文物的文化底蕴缺乏深刻认识,文化挖掘不够,缺乏对自身文化的创新利用的问题。

(五) 商业开发过度,保护不利

商业开发过度,文化遗产与景观风貌受损。旅游业带来的丰厚经济收益使得村民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旅游服务接待设施建设,导致村落文化遗产失去部分原真性,原有景观风貌整体性遭受破坏。缺乏有效的建设规范限制,一系列的盲目开发使得村落原来的自然风光与明清古式建筑遭受破坏。由于村民对于传统居住建筑的历史价值缺乏深刻认识,对古建筑保护力度不大,导致历史时期的老宅院与古寺庙破损较多,且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灵水村是京西古商道上一座山环水绕的古老村庄,自然风光秀美,文物古迹众多。自明清科举制度盛行以来,灵水村中考取功名的人层出不穷,曾有刘懋恒、刘增广等众多举人出现,因此灵水又被称为“举人村”。20世纪90年代,灵水村根据北京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关政策,煤窑停产关闭。为了发展灵水村的旅游业^[14],政府招商引资,和中坤集团合作进行适度的开发。如今灵水村凭借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爸爸去哪儿》节目的取景拍摄更是让灵水村的旅游发展迎来了春天,一年一度的“秋粥节”已经成为灵水村的特色文化品牌。旅游服务带来的经济收入不断增加,灵水村的旅游发展不断成熟,但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缺失。

在开展旅游服务业之前,村落一直处于传统

保守的农耕经济影响下,村民缺乏旅游开发的知识与经验以及对特色遗产的保护意识,在旅游业带来的更为巨大的经济利益驱使之下,盲目开发,不懂节制的私搭乱建,使得历史建筑遭受破坏,原有的乡村建造布局失去独特的韵律感和建筑的历史感,遗产资源保护面临压力。

(六) 多方利益失衡,管理不当

景区旅游开发多方利益协调失衡,管理多头,制约古村落旅游开发与遗产保护。苇子水村、灵水村等村落通过发展旅游带来经济收入的同时,也产生了利益分配的问题,政府、开发商、原住民之间的利益纷争使得景区的管理以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出现问题^[15],不当的景区管理导致资源浪费,同时也构成对村落文化遗产保护的威胁。村落的旅游开发是一个涉及多方利益、强调多方管理的系统性工程。古商道沿线村落旅游开发多由旅游开发企业入驻,相较于村民团体,其以更为强大的资本实力和专业运作水平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地旅游开发力量的短板,但出于短期利益的诱惑,其往往过分压缩村民团体的利益所得,少数村落甚至从此易主。当地村民缺乏参与景区旅游开发决策和参与旅游经营的权利与机会,便不再配合企业主导的景区管理,致使乡村旅游开发陷入困境,可促进旅游发展的措施与方法无法落地,村落旅游发展停滞不前。

四、古商道村落旅游开发的对策

在西山与永定河共同孕育的京西地理环境、燕赵大地传统文化以及首都文化综合影响下,京西山村有其独具的京西地域文化特色,可充分利用古商道的牵引作用,以古商道为景观及文化轴,以古村落为点,形成点轴式区域协同发展带。

(一) 旅游合作一体化

整合古村落遗产资源,如古遗址、古寺庙、古建筑、古驿站,结合现代交通路线与公交系统,实现古道文化资源整合和文化价值提升,将目前的京西古村落组合起来,以“古道古村”

的品牌进入旅游市场,实现旅游一体化发展^[16]。

各村落应加强与周边古村落合作。单个的村落旅游在北京旅游市场中缺乏足够的竞争力^[17],应该将京西具有文化共性的古村落连接起来,通过现代交通、京西古道、国家步道构建联系网络,实现各村落在旅游开发上的资源共享与信息合作,进一步形成以爨柏景区等村落联盟为发展极的京西村落地域综合体。

(二) 旅游产品多元化

开发特色旅游产品,拓展旅游产品类型,构建旅游产品体系,拓展遗产体验型旅游产品。游客旅游需求多样化势必要求景区旅游服务多元化,应当增加民俗体验型等旅游形式,开发游客集体参与的旅游产品。如琉璃渠村在开发参与型旅游产品时,可通过发展历史古迹与琉璃文化建设为主线的休闲农业园,丰富游览活动,增加游客与村庄的互动。

(三) 传统工艺固化

保留村落传统工艺产业,发掘地方本土产业文化。例如,现阶段的琉璃渠村在旅游开发上可采取合理有效措施来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建立奖励机制,选拔优秀乡村传统工艺传承人才,通过培训利用好乡村能人资源,做到当地乡村人才服务当地乡村发展,还可以打造传统手工艺文创产业。琉璃渠村可开放部分琉璃制造空间,让游客接触到琉璃制作的流程,感受其中的手工艺文化,实现琉璃制造文化产业的转型。整合琉璃渠村的历史文化古迹和独特的琉璃文化,彰显琉璃文化蕴含的价值观念,结合融媒体技术手段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化宣传力度,组织琉璃文化展示活动和琉璃工艺评比活动。

(四) 文化挖掘深刻化

立足于村落文化特点,找准文化定位,增强村落文化开发力度,加强村落文化宣传力度。政府应当招商引资,重视村落文化品牌建设,吸引旅游开发商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村落文化产业,深入挖掘村落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工艺,通过形成能够给居民提供就业机会的文化产业来增强村落发展动力^[18]。倡

导居民参与,增强村落活力,村落旅游业的开发应当与当地居民加强合作,应当号召村民积极参与。

(五) 遗产保护先行化

建立真实性与商业性相协调的旅游发展模式,实施文化、生态、旅游开发三位一体的综合整体规划,遵循保护重于开发的原则,加强遗产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古村落保护的重点是维持其原有的景观风貌,爨底下村应当综合考虑自然地貌与历史建筑,保护重点实物建筑,禁止随意增建破坏整体风貌的新房。设立分级保护规划,制定详细保护规划,划定重点古建景观风貌的核心保护区。合理利用周边环境资源,引进资金及改善用水设施。

建立整体保护和公众参与的保护机制,加强古村落管理人才的培养,建立完善的遗产管理制度,加强遗产教育,提高村民和游客对遗产的保护意识。展开科学村落景观保护规划,实施保护性开发,通过规划设计保护苇子水村的自然风光与历史建筑整体风貌,处理掉与周围景观不协调的建筑。

(六) 治理机制模式化

完善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治理机制,倡导村民参与的旅游开发模式。培育和保护乡村社会的自治能力,进一步推动村务公开,扩大村民的监督和参与度,提高村民自治水平^[19]。应由村集体自身来经营、宣传自己的村落,虽然过程可能曲折,但是相信由村集体所打造的宁静的村落以及本真的文化,才是游客真正想体验的^[20]。

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由政府主导,组织开发商与当地村民联合起来共同参与景区的开发建设过程,由三方共同建立景区管理机构,关注村落整体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邵秀英,田彬.古村落旅游开发的公共管理问题研究[J].人文地理,2010,25(03):120-123.

[2] 潘运伟,姜英朝,胡星.京西古村落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川底下村为例[J].资源与产业,2008(02):40-43.

- [3] 潘明率,郭佳.京西古道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初探——以门头沟区三家店村为例[J].华中建筑,2016,34(05):137-141.
- [4] 韩维初.京西古村落空间特质及文化价值研究[D].北京:北方工业大学,2016.
- [5] 罗红玉,杜姗姗,赵润泽,等.妙峰香道村落旅游开发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1):58-64.
- [6] 袁琳,韩维初.基于 ASTER GDEM 数据的京西古村落空间特质浅析[J].华中建筑,2016,34(04):122-127.
- [7] 史枫,赵志磊,林世员,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研究——以北京市农村社区教育为例[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3):52-57.
- [8] 席丽莎.基于人类聚居学理论的京西传统村落研究[D].天津:天津大学,2014.
- [9] 陆严冰.基于历史文化环境研究建立京西古村落体系[J].北京规划建设,2014(01):72-79.
- [10] 钱静.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问题和对策——以北京市密云区石城镇石塘路村为例[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8,32(2):39-43.
- [11] 秦志红.“互联网+”背景下北京乡村旅游营销发展对策研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1):40-45.
- [12] 朱启酒,钱静.低收入村旅游发展问题及对策——以门头沟区妙峰山镇炭厂村为例[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6,30(6):33-36.
- [13] 刘文丰,王海东.三家店京西古道第一村[J].北京观察,2015(04):28-29.
- [14] 尚芳.产业转型背景下灵水村村落空间形态与功能转变研究[D].北京:北京建筑工程学院,2012.
- [15] 张英洪.试论推进具有首都特点的乡村振兴战略[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4):5-14.
- [16] 车红莉.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产业兴旺之路探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1):34-39.
- [17] 康杰.农业多功能视角下北京乡村旅游的发展路径[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4):15-20.
- [18] 康杰.乡村振兴战略下北京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选择[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9,33(2):64-68.
- [19] 王丽红.北京市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几点建议[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8,32(3):72-75.
- [20] 李凌.北京传统文化村落的保护与开发研究[J].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学报,2015,29(3):68-72.

(责任编辑 王瑞玲)

The Pres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Along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in Western Beijing

YU Huang, DU Shan-shan, CHEN Jian-zhou, LUO Hong-yu

(College of Applied Arts and Sciences of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roads in western Beijing integrate commercial road, incense road and military road, in which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attracts more attention because of its earliest rise and deepest cultural influence. There are many villages along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which are the important node of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the spatial carrier of the commercial travel culture, and the focus of promoting regional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tourism. By analyzing the typical villages along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such as Cuandixia, Lingshui village, Liuliqu village, Sanjiadian village and Weizishui village, etc.,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ir common features, and puts forward the general strategies applicable to the overall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villages along the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in western Beijing.

Keywords: ancient commercial road; ancient village; linear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development; western hill